

中國語文叢刊

玉篇俗字研究

陳新雄署

孔仲溫著



台灣學術書局印行

玉篇俗字研究

陳新雄署



孔仲溫著

臺灣 學士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玉篇》俗字研究

孔仲溫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
2000 [民 89]

ISBN 957-15-1024-6 (精裝)

ISBN 957-15-1025-4 (平裝)

1. 玉篇 - 研究與考訂 2. 中國語言 - 文字

802.282

89008460

《玉篇》俗字研究

著 作 者：孔 仲 溫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發 行 人：孫 善 治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話：(02)23634156
傳真：(02)23636334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宏 輝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22268853

精裝新臺幣二七〇元
定價：平裝新臺幣一八〇元

西 元 二 ○ ○ ○ 年 七 月 初 版

80278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57-15-1024-6 (精裝)

ISBN 957-15-1025-4 (平裝)

序

仲溫以英年棄世，其門下弟子追念恩師，整理其遺著，將次第出版，今先推出《玉篇俗字研究》，而問序於余。民國六十一年，余方任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主任，仲溫即於斯時考入文化學院就讀，余以為大學生初入中文系，於系中一切均感茫然，可謂萬緒千頭，不知從何讀起。蓋習慣中學教法，不知大學讀書，與中學有何異同，中文系之主要任務為何？目的何在？學習範圍如何？該從何處著手？如何開始？連串問題，亟須人指導，指點迷津，以解除迷惑，而引起興趣。在我主持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系務時，曾經親自擔任「讀書指導」課程，諸生學習情緒高昂，沈浸其中，不以為苦，仲溫在其班中，成績最為優異，令余印象深刻，因余平素上課，從不點名，只知其姓名，而仍未知其人也。

仲溫四年級時，余方遊美歸來，任其訓詁學，仲溫依然成績優異，而余仍不識其人也。迨謝師宴時，仲溫前來敬酒，並自我介紹為仲溫，並謂已考取政大中文研究所，欲從余寫論文，盼余能接受，余因相告，從余撰寫論文，余要求極為嚴格，要能吃苦，方可接受。仲溫毅然曰，極願吃苦，但求指導。余因而要求是年暑假，先背誦《昭明文選》，且須吟誦。自《文選·三十七卷·孔文舉薦禰衡表》起，每週背誦一篇，其法由我先吟誦全文，仲溫錄音，然後攜回自行練習，如斯兩載，前後背誦數十篇，仲溫吟誦，頗有韻味。聞道近年已能將吟誦方法，傳諸其

徒，聞訊大慰，人每譽之爲余高足，實在余亦自以其爲高徒也。

方仲溫之研讀於政大中文研究所也，一時師長，咸目優異，故以《韻鏡研究》獲得碩士學位後，即順利考取博士班深造，三年期滿，即以《類篇研究》一文而榮獲博士學位。以三年而得博士學位，人或以爲快，然余知其非快，蓋以己之一年，充人之兩年也。「人一能之己十之」之精神，仲溫有焉。猶憶批閱其博士論文之際，遇有問題，雖凌晨二時，電話相呼，即躍身而起，次日必當面承教，返後修改，既勤於研究，復勇於改進，故論文口試，乃獲評優等。

畢業之後，應聘靜宜女子學院中文系任聲韻學講席，舉辦第一屆國際中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顯現卓越辦事能力，大會事務，有條不紊，與會學人，異口交稱。東吳大學、中山大學聞之，先後下聘，不數年間，聲譽日隆。方其就聘於大學也，欲余親書教誨，以時策勵。余因賦詩一首相勉，詩云：

十年壇坫誨諄諄。喜汝知津可出塵。

兒女所承爲骨血，生徒相繼乃精神。

先賢學術誰堪續，後世青藍孰代新。

風雨雞鳴休自己，師門薪火望傳人。

仲溫將此詩張之壁上，拳拳服膺，數年以來，表現益佳，傳道授業，薪火益盛，仙子灣前，蔚成槐市，鯤鯓南域，響叩洪鐘。自接系務以來，猶自競競不息，學術交流，無役不與，弟子隨從，氣勢漸壯。海峽對岸，固已譽滿，歷經三峽，尋歐蘇之風流；論學武漢，紹章黃之墜緒。北走燕京，南暨五羊，西抵昆明，東極丹東。大陸學人，咸相稱譽，今聞仙去，莫不惋惜。非僅此也，更北聯日本，以姊妹而相親；南達獅

城，因同文以自喜。學術宏揚，屈指有日，天不假年，殊為慨歎也。

仲溫治學，孜孜不倦，專門著述，已有《韻鏡研究》、《類篇研究》、《文字學》等多種。仲溫參加學術會議既勤，積稿遂豐，門下弟子，發揚師學，將為之整理出版，此《玉篇俗字研究》者，蓋其一也。《玉篇》一書，乃梁顧野王為增益《說文》，用通行楷體編寫，為我國以楷書為正體之第一部字書，其異體字或附於正文之下，或列於注內。實則所謂異體字，即今人所謂俗字者也。昔本師潘石禪（重規）先生嘗督導門人，為作《玉篇索引》，一檢索引，諸字異體，粲列目前，異體整理，裨益已大。今仲溫更督導門下諸生黃靜吟、楊素姿、戴俊芬、陳梅香、林雅婷、謝佩慈等進行徹底整理，積成鉅帙。其書共分五章：首章緒論，於《玉篇》書名之考索，於撰述之淵源，增字之始末，重修之經過，皆元元本本，敘述無遺。次章言《玉篇》俗字之名義與體例，於俗字之名義，釐分為相對性、民間性、淺近性、時代性四類，並界定俗字範圍，確立俗字體例。三章為《玉篇》俗字孳乳探析，於俗字之孳乳，細分五類：曰簡省、曰增繁、曰遞換、曰訛變、曰複生。分析得理，一覽識義。四章為《玉篇》與唐宋字書俗字比較。所比較之書有《玉篇》殘卷、《干祿字書》、《廣韻》、《類篇》等，則於俗字之研究，更超乎《玉篇》之外，駿駿乎及於俗字之全體矣。五章結論，提出總結性之論斷。提出趨簡為俗字衍化主流，增遞乃俗字音義強化，形音義之相近則俗字孳乳之依憑，古文字為俗字形成之始源，漢隸為俗字發展之關鍵，假借亦俗字生成之緣由，語言變遷為俗字聲符異動之緣由，錯雜乃俗字衍生之關係。所言皆有依據，合於俗字產生之原理，較之石師索引，可謂青出於藍。確經細加分析，非同浮光掠影，望形而定者也。仲溫身故之後，其弟子何生昆益，亦參與整理，且屢求余為其師遺著寫序，情

意懇切。仲溫得生徒如此，能繼志成事，斯為不朽矣。今以余所知於仲溫者，縷觀書之，以為天下讀斯書者告，斯為序。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四日

陳新雄伯元甫序於臺北市和平東路鍥不舍齋

丁巳仲夏，吾友陳新雄先生來訪予，贈我《玉篇俗字研究》一書，並言欲以此書為其父伯元甫之序文，請予為之作序，此固吾所願也。但恐序文過長，有礙讀者，故未敢應允。直至丁未年夏，偶得空暇，方從頭至尾細閱該書，方知其內容深邃，研究範圍廣泛，論述闡發深入，非尋常可比。該書首先討論了《釋名》、《廣雅》、《集韻》、《玉篇》、《廣韻》、《說文》、《集韻》、《韻圖》、《韻鏡》、《韻正旨》等典籍中的字形學問題，並分析了古漢語與上古音韻學的關係；其次研究了《釋名》、《廣雅》、《集韻》、《玉篇》、《廣韻》、《說文》、《集韻》、《韻圖》、《韻鏡》、《韻正旨》等典籍中的字義學問題，並闡述了古漢語與上古音韻學的關係；再者研究了《釋名》、《廣雅》、《集韻》、《玉篇》、《廣韻》、《說文》、《集韻》、《韻圖》、《韻鏡》、《韻正旨》等典籍中的字音學問題，並闡述了古漢語與上古音韻學的關係。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序論》，第二部分為《字形學研究》，第三部分為《字義學研究》和《字音學研究》。該書在研究方法上，採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將《釋名》、《廣雅》、《集韻》、《玉篇》、《廣韻》、《說文》、《集韻》、《韻圖》、《韻鏡》、《韻正旨》等典籍進行對比研究，從而得出一些新的發現和結論。該書在研究範圍上，也比較廣泛，不僅僅限於古漢語的研究，還涉及到上古音韻學的研究，這在古漢語研究中是一種獨創的嘗試。該書在研究深度上，也相當深入，對於一些困難的問題，作者能夠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這在古漢語研究中是一種難得的成就。總體來說，《玉篇俗字研究》是一本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對於古漢語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自序

文字是人們用來記錄語言、表情達意、約定俗成的線條符號。它的來源久遠，就漢字而言，它至少有六千年以上的歷史。文字既然是約定「俗」成，其起源於人群，流傳於民間，或許我們可以說人類在有文字之時，就有了俗字，所以廣泛地說，漢字的歷史有多久，俗字的歷史也該有多久。不過，真正俗字概念的形成，則在有正字觀念的同時，它們是相對性，是較狹義的。我國正字規範的起源很早，至少在周宣王時就有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用來教育學童，因此當時規範了正字，相對之下的文字，就是俗字了。當然更早的殷商時期，文字發展已極為成熟規整，我們不能斷然說當時沒有規範的正字，但以年代悠遠，文獻實無足徵也。

自《史籀篇》以下，歷代字書迭有修纂，而《玉篇》為我國第一部現存的楷書字書，也是中古時期流傳頗廣的重要字書。其自梁顧野王修纂以後，又經歷了兩次重要的刊修，唐孫強增字於前，宋陳彭年等重修於後，目前顧本僅存殘帙，孫本未見於世，惟重修本尚流傳迄今。

《玉篇》為吾國重要字書之一，歷來有關的研究，並未多見，較重要者有日人岡井慎吾《玉篇の研究》、大陸胡吉宣《玉篇校釋》，岡井之作，於源流版本，論述頗詳，胡氏之書，則逐字校釋，功力甚深，均有其可觀的成就。然《玉篇》一書，收字甚多，形音義載錄繁

浩，非二氏之書就能考鏡探明，因此，本文僅就俗字部分，深入析論，以祈明瞭《玉篇》俗字之源流與觀念。

本文之研究，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黃沛榮教授主持國科會「歷代重要字書俗字研究」總計畫下的子計畫之一，除了本子計畫之外，其他子計畫尚有：季旭昇—《類篇》俗字研究、曾榮汾—《字彙》俗字研究、許師鍊輝—《字彙補》俗字研究、黃沛榮—《正字通》俗字研究、蔡信發—《康熙字典》俗字研究。

本研究之進行，由本所博士生黃靜吟、楊素姿、碩士生戴俊芬三位小姐擔任助理的工作，她們在這段期間，輪流地為本文的撰寫，做收集、整理、製卡、分類、編輯、打印的工作，認真負責，令人欣慰；而撰論的期間，陳梅香、林雅婷、謝佩慈三位小姐也加入工作的行列，積極而不眠不休的協助造字、編輯、校對等多項繁重工作，在此個人特表感謝。又內人雷偑雲女士對於個人的研究，一直熱誠而大力地支持鼓勵，於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本文的撰論，得獲國科會與眾人的力量，方以完成，如果說內容有可採可觀之處，這是大家努力的成績；倘若有疏漏錯誤的地方，則是個人猶未盡力的結果，尚乞海內外專家學者包涵，並惠予指教。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孔仲溫序於高雄西子灣中山大學

《玉篇》俗字研究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玉篇書名考述	1
第二節 玉篇淵源考述	7
一、顧野王玉篇述略	7
二、孫強增字玉篇考略	15
第三節 玉篇重修經過略述	22
一、重修緣起與目的	22
二、修纂官所	23
三、成書時間	24
第二章 玉篇俗字的名義與體例	27
第一節 俗字的名義	27
一、相對性	27
二、民間性	28
三、淺近性	29
四、時代性	30
第二節 玉篇俗字的範圍	32
第三節 玉篇俗字的體例	35
一、俗字體例的類型	35
二、俗字載列的方式	42

第三章 玉篇俗字衍變探析.....	55
第一節 簡省.....	55
一、省形.....	55
二、省聲.....	56
第二節 增繁.....	58
一、增形.....	58
(一) 受單字意義影響而增繁.....	58
(二) 受詞彙意義影響而增繁.....	60
二、增聲.....	61
(一) 聲符的偏旁部件增繁.....	62
(二) 原作省聲的聲符不省而增繁.....	63
第三節 遷換.....	64
一、換形.....	64
(一) 意義相關.....	65
(二) 強化表意而形符遞換.....	67
(三) 假借.....	68
二、換聲.....	69
(一) 聲符聲韻單同的遞換.....	70
(二) 聲符聲同韻異的遞換.....	71
(三) 聲符聲異韻同的遞換.....	74
(四) 聲符聲韻畢異的遞換.....	75
(五) 聲符部件的遞換.....	77
三、形聲互換.....	78
(一) 會意變為形聲的遞換.....	79
(二) 形聲變為會意的遞換.....	80

第四節	訛變	83
一、變形		83
(一) 形符偏旁的簡省筆畫訛變		84
(二) 形符偏旁的稍增筆畫訛變		89
(三) 形符偏旁的筆畫未有增減的訛變		90
二、變聲		92
(一) 聲符或聲符部件簡省筆畫的訛變		93
(二) 聲符或聲符部件稍增筆畫的訛變		99
(三) 聲符或聲符部件未有增減的訛變		102
三、形聲皆變		103
第五節	複生	105
第四章	玉篇與唐宋字書的俗字比較	117
第一節	重修玉篇與原本玉篇殘卷的俗字比較	117
一、原本玉篇殘卷所載列的俗字		117
二、重修玉篇與原本玉篇殘卷俗字的比較		119
第二節	玉篇與千祿字書的俗字比較	120
一、千祿字書所載列的俗字		120
二、玉篇與千祿字書俗字比較的分類		130
三、玉篇與千祿字書俗字比較的討論		132
第三節	玉篇與廣韻的俗字比較	135
一、廣韻所載列的俗字		135
二、玉篇與廣韻俗字比較的分類		156
三、玉篇與廣韻俗字比較的討論		158
第四節	玉篇與類篇的俗字比較	160
一、類篇所載列的俗字		160

二、玉篇與類篇俗字比較的分類.....	164
三、玉篇與類篇俗字比較的討論.....	165
第五章 結論.....	167
第一節 玉篇俗字的一些現象綜論.....	167
一、趨簡是俗字衍化的主流.....	167
二、增遞是俗字音義的強化.....	167
三、形音義近似是俗字變易的憑藉.....	168
四、古文字是俗字形成的源頭.....	169
五、漢隸是俗字發展的關鍵.....	170
六、假借亦是俗字生成的緣由.....	171
七、語言是俗字換聲的依據.....	171
八、錯雜是俗字衍生的關係.....	172
第二節 玉篇俗字觀念綜論.....	173
一、玉篇俗字不偏重點畫小虧.....	173
二、玉篇俗字的範圍趨向縮小.....	173
三、玉篇俗字略有否定的意涵.....	174
附 錄	
表一 玉篇俗字表.....	44
表二 原本玉篇殘卷俗字表.....	118
表三 干祿字書俗字表.....	121
表四 廣韻俗字表.....	136
表五 類篇俗字表.....	161
參考引用書目.....	17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玉篇書名考述

《玉篇》一書最早是梁顧野王所撰，至唐高宗時，經處士孫強修訂增字，迨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又再度重修，而成爲當今流傳於世的本子。本文所稱的《玉篇》，就是指宋人重修的《玉篇》。

宋重修的《玉篇》，有不少的異名。重修之初，仍承顧氏原有的舊名作《玉篇》，如在元刊本或清曹棟亭本《玉篇》卷首，載有大中祥符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敕牒，文中即三度稱該書爲「《玉篇》」，其文作：

都大提舉《玉篇》所狀，先奉敕命指揮差官校勘《玉篇》
一部三十卷。……主客員外郎直集賢院丘雍校勘《玉篇》
一部三十卷，再看詳別無差誤，並得允當。①

今清張士俊澤存堂本《玉篇》，於每卷卷首均作「玉篇卷第某」的形式，雖然朱彝尊於〈重刊《玉篇》序〉中言「予寄寓居吳下，借得宋槧上元本于毛氏汲古閣，張子士俊請開雕焉。」指張士俊所雕印澤存

① 參見《玉篇》，p.1-2，國字整理小組編印。

堂本係唐孫強修訂增字之原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稱其非，❷ 不過，每卷卷首稱《玉篇》一名，是否即宋重修原刊之舊，則頗值得注意。此外，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稱宋重修本為《重修玉篇》，馬氏於《經籍考》中既列有「《玉篇》三十卷」，下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圖附於後。」此後復載列「《重修玉篇》三十卷」，並引《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銳、直賢院邱雍等，重加刊定。」❸ 可見得宋、元二朝，同稱《玉篇》者有二本，一為唐孫強刊修增字本，一為宋陳彭年等重修本，而馬氏以「重修」來區別。歷來稱宋修本為《重修玉篇》一名的學者或典籍頗多，如《四庫全書總目》就載作「《重修玉篇》三十卷」，❹ 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也載有元至正丙申刊本的「《重修玉篇》三十卷」。❺ 另外有稱為《祥符新定玉篇》，如宋王應麟《玉海》載：「《祥符新定玉篇》三十卷」。❻ 又宋重修《玉篇》尚有一向為學者所常用的名稱，即《大廣益會玉篇》，所以會有「大廣益會」之名，清朱彝尊《重刊《玉篇》序》嘗以為：

顧氏《玉篇》本諸許氏，稍有升降損益。迨唐上元之末，
處士孫強稍增多其字，既而釋慧力撰《象文》，道士趙
利正撰《解疑》，至宋陳彭年、吳銳、丘雍輩又重修之，
於是廣益者眾。❻

❷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2冊，p.848，藝文印書館。

❸ 參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189，p.1612，台灣商務印書館影浙江影刊武英殿本。

❹ 同注❷。

❺ 參見《經籍訪古志》，p.109，廣文書局印《書目總編》。

❻ 參見王應麟《玉海》，p.224，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No.944。

❼ 參見《大廣益會玉篇》，p.1，北京中華書局影張士俊澤存堂本。

朱氏之言，本文以為猶有可商之處，文中之「釋慧力撰《象文》」，即指唐僧慧力撰《象文玉篇》三十卷，據《崇文總目》載該書為「撰野王之書，褒益眾說，皆標文示象。」而朱氏又謂「道士趙利正撰《解疑》」，即指氏撰《玉篇解疑》三十卷，《崇文總目》也載述該書是「刪略野王之說以解字義」，❸ 諸書是否在宋代陳彭年、吳銳、丘雍重修《玉篇》時，曾經參考引用，我們無法斷為不可能，但是恐非為最主要的修撰依據，何以見得呢？首先，我們知道在重修《玉篇》卷首載有大中祥符六年敕牒，之後便明白地載述該書是據顧野王撰本，南國處士孫強增加字重修。再者，《玉篇》的重修，並參酌了陳彭年、丘雍重修的《廣韻》，《玉篇》參酌《廣韻》倒不一定因為二者都是陳彭年、丘雍所編纂。其實主要原因是宋朝有字書與韻書相副施行的緣故，我們從晚於重修《玉篇》的《類篇》，其書末附記詳述《類篇》編纂動機便可以看得出來，其內容作：

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韻》，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修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為《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

❹

字形繫聯的字書與字音編排的韻書，相輔施行，相互參稽的特殊觀念與制度，是宋人所特有，❺ 所以陳彭年、丘雍於大中祥符元年（1008）

❸ 同注❶。又《文獻通考》載《像文玉篇》二十卷，而《新唐書·藝文志》則載為「三十卷」，另外《宋史·藝文志》亦作《象文玉篇》二十卷，不知孰是？《玉篇》一書本為三十卷，故《文獻通考》「二十卷」恐係「三十卷」之形訛，今依《新唐書·藝文志》。

❹ 參見《類篇》，p.563-564，北京中華書局影姚刻元重刊本。

❺ 參見孔仲溫《類篇研究》，p.9-10，學生書局。

完成《廣韻》的重修後二年，隨即又完成《玉篇》的重修。接著於景祐四年（1037）至寶元二年（1039）又編纂《集韻》，但因《集韻》的內容、收字，比《廣韻》要增加很多，也就無法跟「顧野王《玉篇》」——也就是重修《玉篇》——相互參協，所以丁度奏請再修字書《類篇》，從這裡也就明白重修《玉篇》是為了跟《廣韻》相參協，因此陳彭年、吳銳、丘雍等人重修《玉篇》時，必然是參酌《廣韻》了。至於稱作「大廣益會」，恐未必是北宋陳彭年等重修時，給予的新增名稱，個人疑為南宋初以後才有的，理由有三：

1. 宋人著錄無《大廣益會玉篇》之名：在目前所見的宋人書目、著述，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王應麟《玉海》、《宋史·藝文志》、李燾《說文解字五音韻譜·自序》、樓鑰《攻媿集·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等均只有《玉篇》或《祥符新定玉篇》，從無作「《大廣益會玉篇》」，甚至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明代《崇文總目》則稱《重修玉篇》，而明初的《文淵閣書目》，除了載錄六部《玉篇》之外，還有一部《禮部玉篇》，也都沒有「《大廣益會玉篇》」之稱，因此，「《大廣益會玉篇》」這名稱的來源，實在令人生疑。

2. 宋刊本《玉篇》猶存《玉篇》之名：目前臺灣地區已未見宋刊本《玉篇》，而日本在清末民初還留有宋刊本《玉篇》，據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所載稱該書與清初張士俊所刊澤存堂本款式全同，因此，朱彝尊稱所據為「宋槧」應是可信，至於朱氏稱為唐孫強「上元本」則有訛誤。今張士俊澤存堂本，考其內容，我們可以發現該本避北宋諱，而不避南宋諱，如「匡、筐、框、玄、朗、橒、儆、昊、楨、徵、桓、暭」諸字均缺筆諱作「匱、筐、框、玄、朗、橒、儆、昊、楨、徵、桓、暭」，顯然是避宋太祖趙匡胤及其始祖趙玄朗、